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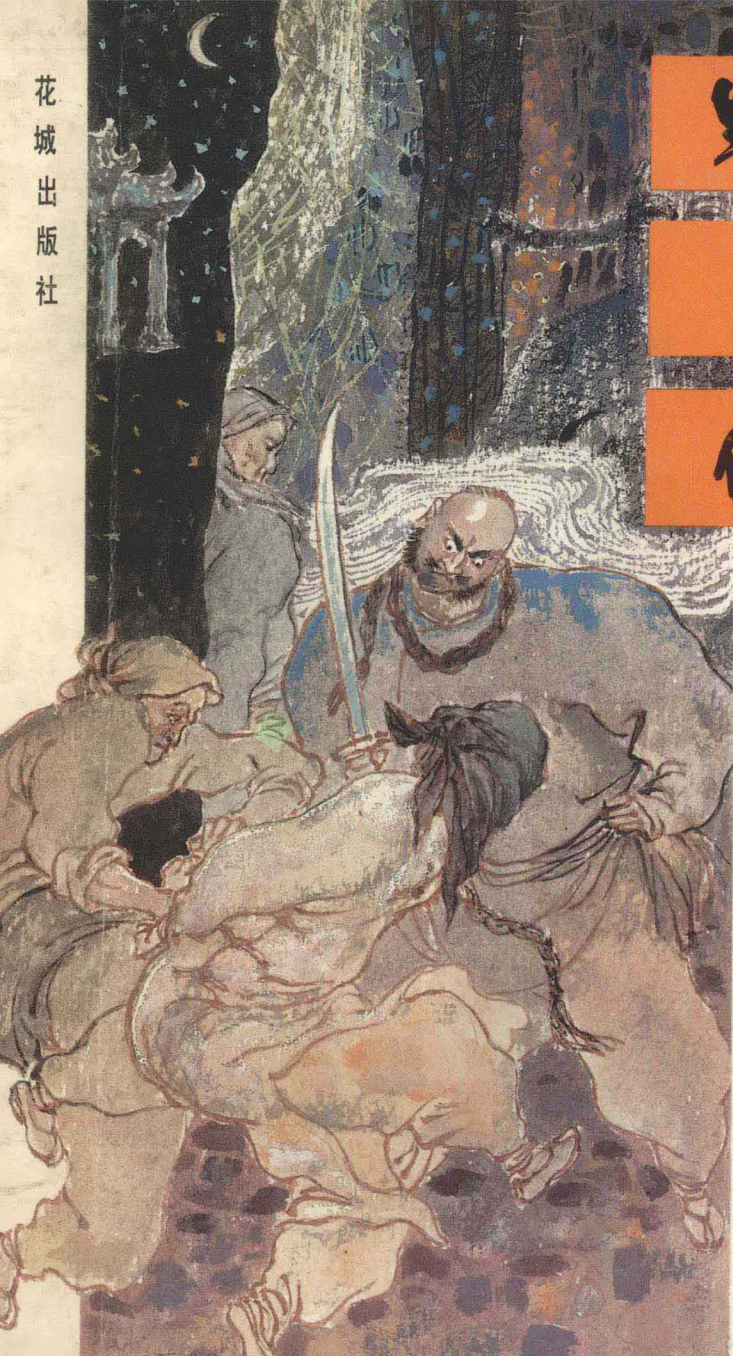
花城出版社

野

草

傳

陈传瑜



野

榮

傳

陳
傳
瑜

野 草 传

陈传瑜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625印张 6插页 290,000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3,230册

ISBN 7-5360-0121-5/I·118

定价: 3.30元

破 题

当人们走进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，眼里看到的，大概首先是那些粗壮挺拔的参天大树，人们可以熟练地喊出它的名字：红松、杉木、桦树、白杨……然而，对于那些在阴暗潮湿的大树底下生长着的小草，却不甚注意它。偶而，有那么几株出奇的，兴许还有人会知道它的名字：马尾草、三棱草、檀香草……不过，更多的却连自个儿的名字都没有，统统的都称为野草。

野草，尽管不怎么引人注目，尽管一代又一代地处在森林的最低层，但，它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下去，还是那么尽心尽意地点缀着大自然。春去秋来，它们死去了，化为肥料，为参天大树们提供给养；活着的，仍做为森林的一个组成部分，默默地生存着……

历史不也是这么不公平吗？那些历代的史官们，记下的只是皇帝、高官、名将之类的“参天大树”，偶而，也有些“野草”会冒出来，载上史书：陈涉、吴广……李自成、洪秀全。但他们仍不是“参天大树”，是贼，是通身生刺的“葛利蔓”。而更多的“无名野草”，却连“葛利蔓”都不如，在历史的画页上留不下任何痕迹。

可是，历史本身就是这些“野草”们创造的。他们种出粮食、织出布匹、盖起瓦舍、冶成瓷碗……创造着社会上的财

富，给那些“参天大树”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切；他们以他们的默默无闻，给“参天大树”们创造了“永垂青史”的条件；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用他们的血和汗，描绘着历史的画页，而他们自己，却无法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……

其实，对于那些写历史的，这十足是一种责难。茫茫大地，有多少“无名野草”啊，除非像植物学家那样，把他们一棵棵采下来，做成标本，存进植物研究室的档案里。除此之外，谁有法儿对他们进行过细地研究呢？就连我这替“野草”鸣不平的，真的要作《野草传》了，也实在无法给所有的野草统统立传。不过，出于这种心意，即使无法全立，也择取其中一株半株，立个《野草传》，权算为那些早已化为灰烬的“野草”们写一篇祭文。

胶东地面有一片山，叫大泽山。大泽山不小，群峰层迭，一山连一山，方圆足有百里。论名声却不大，很少有人知道它。

群峰之间的深山坳里，有个不小的集镇，名称百家店，足有千把户人家。这镇子四周全被些山尖尖儿包围着，数名堂多得很，什么金顶山、金梁山、金柱山、金华山……山名虽多，记起来不费劲儿，山山离不开个“金”字。

百家店周围土地不多，咋能养活这么多户人家？奥妙就在这个“金”字上。镇子周围的山上都出产黄金。据地方志书记载：宋朝开宝年间就有些无业游民在这里淘金。一朝一代，年复一年，人家越聚越多，这里就成了个大镇子。因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，百家百姓，镇名就叫“百家店”了。

过去淘金，都是各家各户单挑单干，在矿洞里采下金石，回家在碾上、碓臼里压得粉碎，再加木盆、簸箕在河里淘。到了光绪初年，这法儿不行了。那时，官兵在洋毛子手里连打败仗，又赔银子又赔钱，皇家掏空了腰包。派来个戴红顶子的巡检大人，满山满岭插些小黄旗儿，插到哪里，哪里就是皇家的山，谁到矿洞里拣回一块金石，就得吃官司。官家的淘金场只办了三年：头一年热乎，第二年温乎，三年头上就凉了下來。镇上一家姓牛的富户瞅上了节骨眼儿，把

官家的乱摊儿拣了过来，招了若干矿夫，办起一家私人淘金场。

牛家的当家人叫牛八，别看名字挺俗，里面可有些讲头。据说他家老辈本姓朱，不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哪代孙子，李自成攻破北京那年，他老辈的爷爷携家带眷逃到这里安了家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传到牛八，还是一棵独根苗。他爹怕牛家失传绝种，索性给他起名牛八。这里面有两层意思：一是盼他以后多子多福，连生八个儿子；二是纪念祖先，莫忘宗谱，把个“朱”字一拆，便成了“牛八”。不过牛八后来并没多生儿子，还是促织腚上一根毛，只生下一个儿子牛家驹，这年才十三岁。这些都是后话，还是说牛八。

牛八自小没进书房门，脑瓜儿却满好使，“三国”、“红楼”都能马马虎虎看到底，心里头生财的点子，像聚宝盆里的金镢子，用多少拿多少。打从他揽过淘金场，年年千两黄金进家。不几年功夫，牛家富起来了：大修楼堂台阁、亭廊院落，仿着县城大财主的门面，筑了个又高又大的门楼，黑漆大门上面也横上一块匾额，上刻三个涂金大字：延德堂。又雇了些家人，买几个丫鬟。一时家大业大，门庭大振。百家店千户人家，谁敢惹着牛家？就是那些不在矿上吃高粱面的买卖行家，也得口口声声称呼他“牛老爷”，逢年临节，少不了给他送点财礼。“有钱就有势”。当时的人们信的就是这番道理。

忽有一日，正是光绪十七年中秋节，县衙里来了两个捕役。都是清一色皂衣皂帽，手下各持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大刀。两捕役远路兼程来到百家店，进店就指名道姓打听牛八的住处。

牛八正站在大门口望街。因是中秋节，换了通身崭新的装束：红顶瓜皮帽，团花马褂，双梁夫子履都是黑缎子做成，在日光下闪闪发亮，褐色绸子长袍，从马褂下探出半截儿。站在高台阶上尤其显眼。

经行人一指点，两个捕役径直过去，二话没说，小绳朝脖上一甩，倒背着绑了起来。

这一招非同小可，牛八一惊，下巴儿直打哆嗦，心里不明不白，嘴里却吐不出半句话来。街上的过路人、买卖家的掌柜、伙计，见到的都围拢上来，交头接耳，互相询问：

“咋啦？”

“咋回事呀？”

“牛老爷犯了啥王法？”

……

经四周看热闹的这么一问，牛八才有几分清醒，抖动着嘴唇问道：“老……老爷！弄错……了吧？”

捕役中的一个答道：“不错！俺领的就是牛八的传票！”说罢，大刀片在牛八腕上平着一拍，又喝声：“走！”便一前一后，一扯一推，押着牛八直奔县城的路。

那班家人，问不敢问，拦不敢拦。如若惹了官家的差役，“犯上作乱”的罪名可担戴不起。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木头桩儿似地立在那里。

那家人里面倒有个心眼灵活的，连跌带爬跑进牛府，一五一十禀告了牛八的老婆孙夫人。

孙夫人活了近四十岁，打小没经这一着儿，一时大惊失色，脸色苍白，半晌才哭出声来，一声天一声地地号啕不止，左右的丫鬟、家人，劝不好劝，说不好说，只得由她。

书房里的梁先生，听到牛八被抓，心里正在疑惑，又听正楼上孙夫人哭天哭地，循声赶来，问道：“太太！牛老爷到底犯了哪门的官司？”

孙夫人哭着说：“谁晓得呢？老天爷呀！不叫俺娘们儿活啦！”

梁先生劝道：“太太！事到如今哭也没用，趁这阵儿没走远，快点赶上牛老爷问个明白，日后也好想法子解救。”

孙夫人这才止住哭，吩咐家人把管家史兴找来，备下两匹快马。孙夫人不会骑马，只得让报信儿的家人跟管家史兴骑着先走，自个儿由家人扶着，深一步浅一步地追出大门。

两个捕役押着牛八刚过淘金河的木桥，单见两匹快马打后追来，便喝牛八停下，横刀拦住路口。

史兴和那家人赶上前来。史兴下马打了个躬，说道：“两位老爷莫要误会，牛老爷犯了官司，自由县父母作主清断，只是我家太太想面见牛老爷，有些话相告，烦二位老爷暂耐片刻。”

说话间，孙夫人后面赶来，一见五花大绑的牛八，也不顾捕役阻拦，倾身扑了过去，边哭边嚷：“你呀！多年的夫妻啦！有啥事不能告诉俺一声？你到底犯了哪宗王法？到如今也该叫俺明白明白。”

牛八见孙夫人这般模样，越发伤心，止不住泪流满面，哭道：“天上掉下来的祸事，我也不明白呀！我牛八一没犯上，二没作乱，是白是黑，见了县父母总会弄个明白。你只管放心在家等候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。”回头又对史兴道：“管家，我走了矿上你多照管，这几天涨了河水，淘金没法下河，到时河水消下去，你勤跑着张罗张罗！”

捕役不耐烦，喝着牛八快走。走了没几步，牛八又回过头来，对孙夫人道：“我怀里还有十两碎银子，原想送到银匠铺里铸成镲子，你拿去，找袁银匠铸了，存放起来。”

牛八忘了被反绑着，动动膀子想摸那银子。孙夫人替他掏出来，心里道：“你呀你呀！摊上这号儿事还珍惜这么点碎银子。”这么想着，把银子在手里一分两份，送到两个捕役面前，说道：“劳二位受累，没多的酬谢，把这点碎银拿去，路上买几个瓜果儿解渴。”

捕役没推辞，顺手接了，又给牛八松了松绑，说道：“请放心，有俺俩照料，一路上保不叫牛老爷吃屈。”

孙夫人、史兴等回到府上，请来梁先生在正楼上面坐下，计议牛八的官司一事。

史兴生怕被梁先生抢先，打头儿先说道：“太太甬害怕，下人倒有个办法，有道是：‘有钱能使鬼推磨’。太太若是舍得花钱，俺史兴愿去跑一趟，将些银子往县太爷手里一塞，啥事都好办，就是人命官司，咱也敢保弄个化凶为吉。”

孙夫人道：“说的也是。怕只怕送的少了不济事；多了，老爷回来少不了受他的埋怨。”

史兴道：“太太这话错了！老爷这番一去，不晓得官司是轻是重，万一落个坐牢、充军，老爷回不来，也便砸了府上的聚宝盆。眼下破费一点儿，把老爷赎回来，保个家全人安，老爷回来也不会埋怨。”他见孙夫人还是迟疑不决的样子，又道：“这事宜早不宜迟，如若去得晚了，升了堂结了案，要赎老爷也赎不回来了。”

孙夫人又问梁先生道：“梁先生是熟悉官场的，可有什么

妙法？”

梁先生在旁静听二人谈话，只是闭口不言，他心里疑团未解，一直在琢磨牛八吃官司的来由。听孙夫人问他，点头答道：“管家说的也是，事到如今，只好照此办理了。”

计议一定，孙夫人叫史兴去账房里取了四百两银子，又令家人拿来些细软之物，备了一匹马，打发史兴到县城走一遭儿。

二

牛八摊上官司，一家人心里都糊里糊涂，就连牛八本人，也被蒙在鼓里，四下里摸不着门路。

是树有根，凡事有因。要论根由，只有管家史兴心里明白几分。

这年秋天雨水大，老天爷一翻脸，霹雳火闪，连风加雨，十几天里接连下了三场。

淘金场怕就怕这号天气。山洪一发，矿洞就被灌个满。雨过之后，得赶快排水清淤。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矿上伤了一条人命：被称作“班仙洞”的一个大矿洞上面，突然塌下一块石头，不偏不歪砸在一个矿夫头上，当场丧了性命。

死者叫牛胜，虽跟牛八同姓，却不是同族。牛胜一死，撇下四十多岁的妻子王氏和十一岁的儿子盼福。照矿上的章程，碰上这宗事儿，矿方只管发葬不管抚恤。牛胜也不例外，王氏从牛府账房里领了一两银子的安葬金，买了口薄皮棺材，把牛胜收殓起来，一班矿友帮着把棺材抬到店前黄土岗上埋了。

王氏领着穿白带孝的盼福回到家中，仿佛家里少了若干东西，不觉想起几日前还活生生的丈夫，一阵心酸，又流下泪来。她怕引得已经懂事的儿子也哭起来，只得将苦水往肚

里咽，在夜间孩子睡了的时候，一个人跑到牛胜坟上大哭一场。牛胜活着的时候，家里虽说不宽裕，一日挣了一日吃光。可是，两口子你敬我爱，两副心肝都系在儿子盼福身上，指望孩子大了，富贵临门，盼个老来福。怎想到苦黄连单寻病苦了的人，丈夫没给孤儿寡妻留下半句话，就自个儿走了。越是悲切越容易想起旧事儿，越想得多，心里便越酸。一连多日，王氏哭死哭活，两眼被热泪烫得火烧火燎一般，直哭到心里再酸眼里也掉不下泪来。这时，她才腾出一点空来，想想后来的日子：

一家好端端的人家，突然失了“顶梁柱”，往后的日子咋过呀？孩子是牛家的命根儿，全靠她拉巴他成人啦！一个妇道人家，头拱地怕也不成哪！王氏再不哭了，一天到晚木呆呆地，心下没了路儿，便只剩下愁了。没过几天，家里没米下锅了，手里的几文“光绪通宝”也花完了。

一日，一个叫程冲的男人背着半袋谷子来到她家，不由王氏分说，布袋口朝下，合个儿倒在米罐里。说道：“嫂子！你甭害愁！没了牛大哥，还有你兄弟程冲。有我吃的，就饿不着嫂子和侄儿。”

这程冲三十五、六年纪，是牛胜的拜把弟兄，长得膀宽腰圆，手大脚大，围腮一圈儿毛乍乍的粗黑胡子。因为他圆头圆脸像一头豹子，又会几手拳脚儿，大伙送他个外号“豹子头”，天长日久，索性连姓也给改了，大人孩子都喊他“林冲”。

程冲为人耿直，好讲江湖义气，家里无牵无挂，光棍儿一根。在矿上干一天活，挣下几个钱，除了喝酒、吃饭，剩下的都济了人。刚才他对王氏说的那番话，确是从他心里冒

出来的。

王氏心想：“程兄弟说的，实话归实话，可终归不能靠一根光棍儿养活俺母子，外界看了，少不了说些闲言碎语，一个寡妇人家，担当不起呀！再说，孩子爹在时，不吸烟不喝酒，俭省得狠不能捆住下巴儿，养活俺母子都怪累的，何况这程兄弟，一天不喝酒就瘫了身子，怎能供起两个吃闲饭的？”

王氏谢了程冲，又说道：“兄弟，这是天长日久，光拖累你也不中，总得想个长远法子。”

程冲道：“啥法子甭想！还是那话：大哥生时瞧得起俺，他死了俺也须对得起他。”

王氏又道：“嫂子有个想法，不知能行不能行，兄弟帮俺出出主意。”

程冲问道：“啥法儿？”

王氏道：“淘金河里淘金的，不少是女的，嫂子估量那活儿俺也干得了。只是牛府有个规矩，有了家的女人就不要了，嫂子要去，不知牛老爷能不能放放善心？”

程冲想也没想，高声嚷道：“什么规矩不规矩，他牛府的规矩就多，砸死人撒下老小不管，也是他家的规矩。嫂子说得也是，明儿你只管大着胆子去找，咱不图挣他几个臭钱，单听听那牛八说个啥？哼！咱穷爷们儿非给他破破规矩不可。”

当下，程冲又说了些安慰王氏的话，看看天色已晚，说了声：“俺走了！”便抽身出了门。

程冲刚出门口，正逢史兴在门前踱着四方步逛荡。

史兴平日见了程冲，脑袋就有几分晕，今日，似乎抓住

了什么把柄，大摇大摆地朝程冲走过来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林冲！牛胜一死，你可拣了便宜，不花钱的娘们儿，不费劲儿的儿子，嘿嘿！天上下屎——来了狗的时运儿。”

程冲气得胡子奋张，二话没说，飞起一脚，把史兴踢个老远，趑趑趑趑一屁股跌在地平川，痛得他龇牙咧嘴，叫爹喊娘。程冲还想再补上几拳脚儿，史兴早爬起来，捂着肚子直窜。

程冲大粗指头指着他的背影，怒气冲冲地大声骂道：“狗娘养的！老子不是你们那班无义的畜生，今日饶你这回儿，再有二遭，老子割你脑袋当球踢！”

程冲骂了一气，方才想起刚才打骂了牛府的大管家，心里隐隐觉得有几分不安。可一转念，又自个儿安慰道：“管他娘的牛府羊府的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凭俺这两只手，到哪里也混出个吃喝。”想到这，心下一硬朗，打怀里掏出几枚铜板儿，走进兴隆饭馆。

次日清晨，王氏趁盼福沉睡的当儿，到牛府找牛八。门大开着，里外不见人影儿，王氏无阻无拦地迈进了牛府大门口。

迎面是个高大的迎壁，粉白的墙面中间，画着一个古怪的“遽”，画不像画，字不像字，王氏不知那里面的意思，可知道一定是个吉祥之物；拐过迎壁，左右有两排长长的廊房；廊房天井的正中，是一条石条铺成的甬道，直通前面的石头台阶，台阶上面，有一个月亮似的圆门。王氏循甬道进了月门，里面更是阔绰；右中左三座连在一起的楼堂，一色的青砖青瓦；天井中央是个花园，不知名的花草正开着，王氏无

心赏花，只见到里面红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各种颜色混成一团。抬头看，正楼的朱红栏杆上伏着一个贵妇人，合身合体的一身镶边纺绸裤褂，她手里捧一面镜子，身后，一名丫鬟正在给她盘发，王氏猜想这女人定是孙夫人，心里道：“看看人家，真是个福人哪！”想到这里，鼻子一酸，哭出声来，站在那里，再也迈不动步子了。

孙夫人听到哭声，朝下一望，见天井里站着个穿补丁衣衫的妇人，嘟囔道：“真是的，大清早就进来要饭，家人们都哪里去啦？叫她走到这里面。”又对丫鬟道：“快叫下灶里打发她点，叫她快走！”随后，又补了一句，“你要饭张口要就是啦！呆在那儿哭啥？大清早上，真真不论理儿。”

王氏用袖子擦了泪，说道：“太太，俺不是要饭的，俺是牛胜家里的，想找老爷问个事儿。”

孙夫人道：“老爷正睡着，有啥事就跟我说吧！”

王氏站在下面，腆起脸朝上望着，把该说的话说了。说着，忍不住又落下泪来。

女人本来心软，而且，这孙夫人虽是阔家长成的小姐，打七岁上死了亲娘，做姑娘时在继母手里也有过苦衷，王氏讲到悲痛时，勾动了她的伤心事，不觉红了眼圈儿。王氏讲话的时候，她早从头到脚把对方打量了一番，见王氏大手大脚，粗粗实实，长得也不难看，心中忽然想到：“那下灶里恰恰少个烧火做饭的仆人，正愁找了几个都不称心，这女人死了男人，正在干活年纪上，孩子也大了，利手利脚，何不把她留下，也算送她个人情。”想到这里，笑着说道：“一个女人家，下河淘金多不方便，等我跟老爷说声儿，在府上找个差事儿是了，你先回去，到时候就告诉你。”

真是要个铜钱给个元宝，王氏喜得什么似的，一路回家一路在心里直夸孙夫人：“怪不得人家有那福分，真是行善的人哪！”

果然，当天掌灯时分，牛府的管家史兴到她家来了。

这史兴年方四十，个头儿不大，出名的“小汉子”，人小心眼儿多，会看眼毛子行事，是牛八手下的心腹人。店上出名的史太太爷是他的老子。史太太爷只他一个儿子，自小娇生惯养，打十四、五就从迎春院里出出进进，跟些妓女打交道。史太太爷死后，留给他一宗家产，一座杂货店。没过几年，杂货店垮了，老子积攒一辈子的家产也被窑子刮个干净，连个家口都没娶上，后来，只好混在牲口群里当经家，凭着伸指头摸巴掌挣饭吃。牛府办矿那年，牛八见他能说会道，心眼灵活，请他到府上当了管家，既挡里又挡外，矿上的事儿也让他管了一大半。打那之后，史兴的腰杆儿又粗了，店上的寡妇、孤女，明里暗里受过他不少欺侮。牛胜一死，史兴就打上了王氏的主意，只是没得空下手。今日，他听孙夫人跟牛八商量雇王氏当饭头的事儿，觉得是个机会。没等牛八吩咐，先到王氏家里来了。

盼福白天到山上挖了一天野菜，吃罢饭就睡了觉。王氏点起豆油灯，只顾忙着给盼福做棉袄。过几天到了牛府里，空儿就少了，趁着还没进府的当儿，把该做的做起来，省得误了府上的差事。

王氏平日里拿门户顶要紧，今日一时忙着做针线，忘了关上街门，教史兴不声不响地溜了进来。

王氏吓了一大跳。当她看清来人是史兴，心中动了一下，猜想：准是牛府派他送信来的。便照街坊辈笑着招呼：“是史